

第2辑

玄幻帝国专辑

英雄

志

心

孙晓
著

玄幻帝国专辑[第二辑] (41)

英雄志

【孙 晓 著】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雄志/孙晓著——远方出版社 2003.2

ISBN 7-37492-748-1/I·678

I.英…… II.孙…… III.长篇小说,武侠小说—当代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.(03)第 75454 号

玄幻帝国专辑[第二辑] 英 雄 志

作 者:孙 晓

责任编辑:崔 高

封面设计:董 兵

出 版:远方出版社

发 行:远方出版社

印 刷:人民教育印刷厂

印 数:3000 册

开 本:850×1168 大 32 开

印 张:9.5

字 数:255 千字

版 次:200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37492-748-1/I·678

本册定价:15.0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内 容 简 介

英雄志是一部极具金庸文字风格的作品，为求推广，让您能细细的品尝，这瓶难得一见的佳酿红酒。讲武堂会持续作业，当然，也希望您喜欢与支持。

亡命天涯的捕快、落魄潦倒的书生，豪迈不羁的将军与心机深沉的贵公子，四个人在黑暗时代中，交错复杂的感人故事。命运相连，爱情故事动人，武打与剧情再再超出预料……

目 录

天之正道	1
第一章 英雄坟场	6
第二章 观海云远	24
第三章 黑太子	38
第四章 京杭大河	66
第五章 怒者道之动	96
第六章 修罗天之罚	121
第七章 如梦幻影	154
第八章 自愿的逃犯	183
第九章 无解难题	209
第十章 回 家	258

天之正道

小姑娘最恨黑漆漆的卧房。尤其是白日里睡得太多、夜里玩得太调皮的小姑娘。

滚啊滚，翻啊翻，今夜一如往昔，小琼芳蒙著棉被，辗转反侧、东滚西翻，偏偏怎也睡不著。

“讨厌，白天睡太多了。”

寻常孩子黎明即起，天黑就寝，总是沾枕得眠，小琼芳却大大不同。爷爷忙，爹爹忙，打小又没了娘亲，正因少人管教，白日里不睡到日上三竿，决计爬不起床。可怜贪睡懒起的结果，便是半夜里目光炯炯，该看的、不该看的，全都入眼了。

快闷死了，棉被盖头半时辰，实在睡不著，便想纵下地去蹦跳玩耍。才一掀开棉被，探头来望，惊见一个老太婆瞪著自己，登时把小琼芳吓出一身冷汗。

可恶……老太婆高居墙头，嘴角斜起，望来好似冷笑不休，琼芳回过神来，认出那是挂在墙上的先人遗像，好似是高奶奶还是祖婆婆，不知谁挂在十岁小女孩儿房里的，当真可恶极了。

白日里熟悉的景物，到得晚上全活了，树是树妖，画有画仙，连桌椅都会斜眼冷笑，随时等著吓死她。琼芳把棉被蒙住了头：心道：“公鸡！公鸡！怎麼还不叫啊！”

正自幻想鞭打公鸡，逼迫它早些报晓，忽听门口传来脚步声，房门却又开启了。大半夜的，却又是谁呢？小女孩儿微起惊骇，心惊肉跳间，偷偷掀起棉被一角，再次偷眼去看。

月光照上房门，送来一条黑影儿，映上了床头。传说中的无

脸鬼徘徊踱步,随时要走将进来。

小琼芳吓得六神无主,正要放声尖叫,忽听门口传来一声说话:“芳儿,睡了麼?”

好险好险……不是鬼、不是鬼,小琼芳连拍心口,大大松了口气。她擦去冷汗,赶忙装乖扮巧,自把棉被盖好了,假作十分熟睡。

黑影打开了房门,一步步走了进来,他来到帐外,低头望向自己,小琼芳嘴角含笑,右眼紧闭,左眼却悄悄睁开一缝,偷偷瞄望那个黑影儿。

黑暗幽森的睡房里,有双眼睛在瞧著自己。这可不是怪物的铜铃牛瞳,而是一双漂亮凤眼,很有神、很柔和,温润晶莹,那是爹爹的眼睛呢。

小琼芳虽然装著睡,心头却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。

爹爹回家了,比预定还早了三日,才从南京宗人府回来,他果然第一个来瞧自己这个亲亲小宝贝儿。父女连心,小琼芳只想扑上前去,依偎在爹爹的怀里,要他抱抱亲亲。

正要扑入怀中,忽然之间,心里生起气来。

不行!才不可以那麽便宜!爹爹要不忙於公务,要不久在外地,自己要是趴了过去笑眯眯,那不太傻呼了?十岁的小琼芳暗自生气,改打其他的坏主意。

这样吧,一会儿爹爹要是过来香一个,小琼芳便要提起棉被,一下子蒙住他,狠狠惊他一回。到时爹爹定是“啊呀”一声惨叫,没准还要摔下地去。

就这麽著,小琼芳心中哼了一声,闭上了眼儿。

没法子啊,爹爹,谁要你和芳儿聚少离多呢?可别怨女儿欺侮你了……

眼看爹爹毫无防备,只在床边坐下。正要伺机而动,忽觉被子往上拢了拢,变得舒服些了。小琼芳不敢妄动,继续假作熟睡。

便在此时，爹爹俯身下来，小琼芳也闻到那熟悉之至的鼻烟壶香气，她心中一动，便也悄悄睁眼，窥看她的生身父亲。

面前的爹爹很英俊，也很忧郁，除了和爷爷争吵，他平日很少开口，只有望向自己的时候，他才会这样含著一抹笑。这时的爹爹，当真好看极了……

黑暗之中，父女相互凝望。忽然间，小琼芳的嫩脸一阵发痒，居然给爹爹偷偷香了一记，胡渣子刺来，痒到心窝里，险些让她笑出声了。

哎呀，小琼芳强忍著笑，忽然发觉自己输了一招，她忘了吓爹爹了。

算了，全都原谅了……只要爹爹肯陪著自己，什麼都可以原谅。有爹爹在身边，黑房就不黑，老太婆的画像也不再可怕了。黑暗之中，小琼芳依偎在爹爹怀里，闻著他身上鼻烟壶的香味，平安温暖的感受，让她嘴角带著笑，眼皮渐重，慢慢鼻鼾将起，真的要睡了。

“芳儿……”忽然耳中听到了什麼，爹爹像是说了一句话，自己听不清楚。小琼芳睡眼惺忪，急忙睁开双眼，却发觉迟了一步，房门口有著爹爹的背影，他要走了。

爹爹来得急、去得快，琼芳忍不住眼眶微红，心里非常非常生气。

要不陪女儿说故事，要不等她睡著，哪有这样来去匆匆的爹爹？

不原谅了！小小姑娘愤怒地哼了一声，决定狠狠吓爹爹一跳。她蹑手蹑脚地爬起身来，穿上了鞋子，一路尾随爹爹而去。

穿过花圃，经过假山瀑布，爹爹没有进主屋去，他来到一棟大庙前面，轻推月下门。

月光照耀红漆大门，映出了点点亮光。小琼芳当然知晓这座庙，那是家庙祠堂，供奉著琼家的列祖列宗，每逢过年除夕，爹

爹爷爷都会把她押进门来，左手塞过三只香，右手按著小脑袋儿，要她朝一堆木牌子跪啊拜啊的。向来是小琼芳最怕来的地方。

大半夜的，爹爹来这儿干什么呢？莫非他要提早过年了？

小琼芳一脸好奇，静悄悄地溜到祖庙门外，偷眼朝里头看去。

爹爹打著了火，燃起红烛，迳自取过线香烧了。就像过年那样子，香烟缭绕，裹住了爹爹的背影，依稀看到他朝牌位跪了下去，下拜磕头间，好似在向老祖宗们诉说什麼。琼芳蹲在地下，只在呆呆看著，过得许久，爹爹终於缓缓起身，看他神秘兮兮，又从供桌底下拿出一瓶酒，跟著拿过了空杯，洗也不洗，便替自己斟了满满一大杯。

直至现下，直到二十四岁，琼芳都忘不掉那瓶酒的模样，青花白瓷，绒漆木塞，封口环绕金丝线，酒瓶上还绘了一只大大的红火凤，那是景福宫太后赐来的御酒。

原来如此，爹爹大半夜里不睡觉，却是来喝闷酒的。小琼芳叹了口气，早慧的她侧过了雪白的脸蛋，只在凝视爹爹的身影，心中微起爱怜：“爹爹，你又想起娘了，是不是……”

像是听到女儿的呼唤，爹爹转身过来，遥望庙外的灿烂星空。

身長九尺，几乎有大门那麽高，京城的一甲状元爷生得非常魁伟，琼家的祖先马背出身，儿孙後代无论是爷爷还是爹爹，一个个都是这般威武雄壮。

爹爹双手持酒，昂身肃立，那凛然无畏的骄傲神气，登时震动了庙外的女儿，琼芳凝视著爹爹的身影，不知不觉间心中怦怦直跳，早已羞红了脸。

她喜欢这时候的爹爹，英俊挺拔，无畏无惧，他是个骄傲的男儿汉……

爹爹凝视著星空，眉宇间带著严肃，星光之下，他深深吸气，像是有话对老天爷说，可又说不出口。琼芳年岁还幼，只是看不懂爹爹的容情，迷惑之间，只见爹爹转身回去，面向满桌的祖宗牌

位。忽然间，他的肩膀颤动不休，像是在哭，琼芳望著他的背影，心里更奇怪了。

爹爹叹了口气，两手提起酒杯，高高举过肩膀，他一动不动，好似成了石像，那杯口却又正对屋梁，像是要喂梁上的老鼠。小琼芳蹲得过久，脚酸腿麻，她咕哝几声：“讨厌，要喝快喝，腿酸了。”正自分心拍打大腿，爹爹好似听见女儿的催促，他仰起头来，把那酒灌到了嘴里。

咕嘟，小琼芳咽下口水，像是也喝了一杯。她笑眯眯地看著，只见爹爹一动不动，半晌不到，他忽然退开一步。一步之後，再也停不下来了，两步、三步、四步……爹爹不住後退，英挺的背影撞翻了桌椅，踉跄摇摆，像是喝醉了。琼芳看过爹爹醉酒呕吐，却没见过这般厉害的醉法，她不住揉著眼睛，呢喃迷惑：“爹爹、爹爹……你怎麼了？”

很快地，爹爹蹲了下去，捧住肚子，发出低微闷哼。

爹爹……爹爹……呼唤越来越急，声音越来越害怕，开始夹杂了哭声，眼看爹爹睡倒在地，小女孩儿再也按捺不住，她终於奔入门内，伏趴爹爹身上，放声大哭：“爹爹！”

第一章 英雄坟场

蒙古名将阿里海牙如是说：“无襄则无淮，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。”

这句话点明了一座城池。它傍水而建，它硬若顽石，它是诗人孟浩然、诗圣杜甫的故乡，也是天下战火的必经之途。

整整一千年，这座城池卡住了无数南来北往的大人物。蒙古铁骑南征，精忠武穆北讨，云长於此水淹七军，符坚就地火焚檀溪，为了一统大业、称王称霸，无论是勒马江边的北方枭雄、亦或是擎刀船头的南方英杰，人人都须来此杀上一遭。

百折不挠的铜墙铁壁，它耐得起重炮轰击，熬得住饥荒战火，它是光辉军旅生涯的起点，也可以是异乡埋骨的终站，为了葬身城下那千千万万的无主孤魂，人们如此称呼它……

英雄坟场，大名襄阳！

正统十年腊月二十八，晚霞漫天，万军阵列在前，面向古城襄阳。

“英雄们！”怒苍经略使跨马前行，扬鞭高呼，“全军戮力、诛奸杀佞、今日替天行道！”

万军呼喊之中，城头响起了英勇回应。

“众志士！”爱国老将提刀怒喊，“保国卫民，精忠赤诚，吾等为国殉道！”

两军对决，城上城下响起一片激励喊话。四个字的漂亮辞句，响彻云霄。

将晚黄昏，从城头向下了看，数十万怒军兵临城下，营帐怒海

绵延数十里，宛如星垂平野辽阔伟大。折叠桥、填壕车，数以千计的攻城器械趴伏在地，好似一只又一只黑大的吃人甲虫，时时都要吐毒伤人；数十尺高的云梯车阵列其中，更似那诡异瘦长的鬼面巨人，随时等著挥出魔拳，一举捶烂襄阳。

城下阵仗震慑了朝廷勇士，但面前的襄阳古城，却又岂同寻常？

黑气弥漫城头，这座城是正统王朝的铜墙铁壁，也是阎罗殿的分尸刑场，夜叉槌、狼牙拍，利牙若隐若现，那帮牛头马面正自看守刀山油锅，随时要惩罚自己。再看城下的铁蒺藜、陷马坑、羊马墙，一只只躲於地底，随时等著张开血盆大口，欲将自己咬为两段。

大战即将开打，攻城一方饮血啖肉，守城一方残忍狰狞，温柔晚霞拂过战场，霎时之间，无分敌我双方，无论先来後到，数十万名沙场将士同刻闭眼，一齐默默祝祷……

吾妻吾爱，吾父吾母，你们的儿子、你们的丈夫，他现下对天罚誓，他要活著回家。

鼓声隆隆，喊话益发激昂，攻城战便要开打，新入伍的少年呼吸急促，沙场老将敛目低首，唢呐的锐响刺入耳孔，双方将士一片寂然。

“全……军！”万众屏息，人人紧握钢刀，俯身下腰……

“冲啊！”如雷般的杀声响起，第十二回攻城战开打。成千上万的步卒向前冲刺，炮火将城池炸出坑洞，飞索勾住了凹坑，步卒嘴衔钢刀，戮力向城头攀爬。

“向前一步！”敌军冲锋，襄阳守将立时挥舞旗帜，传令曰：“倒！”

哗啦啦，有东西倒下来了，一众步卒同时扬起脸来，他们望著冒烟的东西，面色惊恐。

“啊呀呀！”热油从城上泼来，立时传来大声惨嚎，可怜的小卒

英雄志

攀爬云梯，首当其冲，立时被烫油泼中了。剧痛之下，他再也抓不住天梯，粗壮的身子向後翻倒。转眼便要摔为烂泥。

一尺、两尺、三尺……少年坠身而下，堪堪摔死城下，陡然间巨灵神掌半空探出，有人一举拉住了他的背心，此人正是怒苍三大先锋、“西凉小吕布”出手救人。

西路军大将攀於云梯之中，扬首万军之上。他右手拉住少年兵卒，左手挥舞斗篷，替脚下的部属挡开烫油。一阵烧臭传过，滚油溅上韩毅的手臂，登也让他迸出了水泡。

烫疼攻心，撕身裂肺，可他无法做声，因为手里的孩子已经替他发出了哭嚎。

“娘！我好痛、痛、好痛、痛！”少年手脚挣扎，锥心惨叫，敌军没有丝毫怜悯，滚油仍是不绝浇落。韩毅挥舞斗篷抵挡，劲风到处，热雨四散，脚下兵一半惨叫不绝，大批人众皆被热油烫伤，此时此刻，唯有急速抢攻城头，方是活命之道。可韩毅抱著那名小卒，却已卡在梯子上，动弹不得，一众部属急火焚心，忍不住放声呐喊：“韩将军！放开那孩子，快快攀上去啊！”

韩毅低头去望怀中的小卒，可怜他脸肉烂了，双眼瞎了，无法掩住五官的双手挥舞不休，像是想遮盖什麼，却又不敢触碰。最後他连娘亲也叫不出口来，只能激烈挥打四肢，凄厉哭喊：“啊呀！啊呀！”耳听孩子凄厉哭叫，韩毅的眼眶迳自红了，他委实放不开手，这孩子还有娘，纵使双目瞎了、五官毁了，自己也该带他回家。

在这无法抉择的一刻，一声闷哼传过，肩头迸出鲜血，城头的暗箭手抓准时机，登时赏了犹疑的“小吕布”一发冷箭。肩膀箭羽颤动，鲜血不绝流出，韩毅虽然痛入心坎，却只咬紧牙关，毫无松手之意。

“放了他！”脚下传来呼声，一条大汉窜了上来，此人双脚凌空，五指如勾，仅凭指力便能攀爬百丈城墙。看他武功如此高强，正是新路军先锋主将，“蛇鹤双行”郝震湘大军开到！

“放了他！”冷箭一发又一发射来，郝震湘左手五指发力，稳住了身形，右手扬刀挥舞，替小吕布挡开了冷箭，听他大声道：“这孩子活不成了，立时松开他！”

耳听同侪催促，韩毅却低下头去，他心里明白，只要自己松手，那可怜孩子便会坠入无边地祇，成为襄阳城下的无主幽魂。

“攻城便是闯鬼门，百者难全一二！”郝震湘眼泛红丝，厉声再促：“松手！你没得选！必须自保！”

“韩将军！没得选！没得选！松啊！松啊！”脚下兵卒不停呼号，身边火矢不绝飞来，一锅锅热油倒下，手里孩子还在哭叫不歇，韩毅好似身受拷打，只是犹疑不定。郝震湘又急又气，攻城已达十二回，次次艰难，合合死伤，不知还要战死多少人，岂料“小吕布”竟在关键时分手软。

“韩毅！”郝震湘终于怒吼起来，大喝道：“你混蛋！”

怒汉火目圆睁，霎时抽出腰刀，狠命扑了过去，鲜血迸出，“小吕布”手上的孩子不再挣扎，他的身子微微抽搐，嘴角泛起一抹愁苦，那让人悲悯的哭声，终于隐没不闻。

少年不再挥舞手脚，也不再哭喊妈妈，他已经解脱了。

“兄弟！”腰刀插入墙头，郝震湘面带愤然，往同侪肩上重重拍落一掌，厉声道：“咱们在打仗啊！”

打仗便要杀人，杀人也会被杀，真是没得选。韩毅微微苦笑，仰天望去，冬日难得晴阳，霞光炫烂，远处倦鸟归巢，让人忽起思乡之情。他轻轻向那小卒告别，低声道：“回家吧，孩子。”

松开了右手，让手中的少年坠落下去。可怜孩子成为孤单黑点，慢慢便要消逝不见……

浑浑噩噩的一瞬，轰隆巨响传过，乌云似的巨石直压而下。敌军毫不容情，又有人要死了。

这次会是谁呢？乱石崩云，乌云盖顶，却是要把谁压为烂泥呢？韩毅满心迷茫，定睛一看，不觉大吃一惊，那巨康竟是冲着郝

英雄志

震湘而来！看他凌空攀墙，首当其冲，性命岌岌可危。韩毅醒觉过来，急忙伸出右手，对著“蛇鹤双行”纵声呼叫：“跳过来！”

“不必！”郝震湘睥睨斜觑，冷冷地道：“看好你自己！”

虎吼之中，“蛇鹤双行”提气纵跃，反朝巨石迎了上去，但见他右足伸出，迳朝巨石一点，勇猛腿力踢出，大石居然偏移方位，先行碰撞城墙，复又飞滚落地。众兵卒欢声雷动，郝震湘半空翻过筋斗，左手提拿大弓，右手绷弦搭箭，遂以凌空之姿射出冷箭。

嗡地一声响，城头响起哀号惨叫。鲜血淋漓，五六具尸体应声落下，这箭内力深厚，威势惊人，连著射穿一排敌兵。让杀人者追上少年的脚步，同去阎罗地狱报到。

郝震湘出手杀人，敌军立时反击，城头弓弦连响，火矢毫不留情，一枝枝射落下来，“蛇鹤双行”仗著强悍指力，迳在城墙凌空虚抓，四处移窜，弓箭自是射他不著。可怜“蛇鹤双行”闪得开，脚下兵卒却能望哪儿逃？天梯上挤满了勇士，此刻却如碗出去一肉，随时供人取食，临危时分，勇猛的仰天狂叫，怯弱的抱头掩脸，箭簇、油锅、火矢、落石，四种死法交互轮替，一个个身影摔向城下，临死前最後一声痛喊，响彻云霄。

少年并不孤独，被油锅烫死的他，有许多人陪葬……

夕阳西沉，士气低迷，身边同伴越来越少，郝震湘咬牙切齿，奋力向上攀爬，身形陡一暴露，便引得满天弓矢狂射而来。漫天花雨中，郝震湘身上连中三箭，但他奋不顾身，衔刀入嘴，单手攀住城墙，跟著从腰间掏出一枚号炮。

中指屈弹，号炮从指端射出，连飞二十丈，霎时城头亮起了一道焰火，宛如一盏明灯。

“中军！”郝震湘振臂昂首，向天怒嚎：“为我开道！”

轰隆！怒苍主阵指挥大炮，旋即轰击城头，大批石块泥沙坠落，城上敌军死伤狼藉。靠著郝震湘这记舍命焰火，城下炮车也找到了发炮方位。郝震湘低头传令：“新路军！抢攻城头！”

无数尸首坠落城下，敌军攻势大为缓和，郝震湘身中数箭，却仍大声呐喊，急急领军夺城。城下李铁衫见机不可失，便也率众直闯城下，铁剑力砍铁门，当当金响，声如崩雷。

云阳大战由怒苍经略使江要领军，率同三大敢死先锋联袂攻城。此刻李铁衫、郝震湘都在奋勇杀敌，韩毅於三大先锋中排名第一，却只攀在天高地方，一脸迷蒙。

万里江山、锦绣大地啊……为何天下如此浩荡，几十万人却要济在一块儿，努力地、勤奋不懈地让对方死亡？为什麼啊？聪明的人们，谁能说出个大道理……

眼看韩毅身为三大先锋之首，却只傻在这里。脚下部属大喊大叫：“韩将军！咱们到底上不上？”远处郝震湘怒号传来，叱骂道：“韩毅！你要不上来，趁早滚回家去！”

上不上……上不上……韩毅昏了过去，又似醒了过来，他用力击打自己的脑门，喃喃自语：“上麼？不就是上麼……”手掌重拍，脑子益发浑噩，他终於举起方天画戟，仰天长啸：“全军……”严冬寒风吹来，口中呼声凝为团团暖气，继郝震湘之後，再次有回音威荡远山。

“攻破襄阳啊！”

神智不清的小吕布，成了英明睿智的大阿傻。方天画戟挥出，啊呀一声怪嚎，轰然声响中，城墙裂出碗大破孔。第一下顶撑，韩毅的身子如同旱地拔葱，瞬间高飞三丈；再一下顶撑，火光飞溅，赶过了郝震湘；最後一下顶撑，城头守军惊惶後退，口中高声慌喊：“小吕布！”

绝望之中，眼前出现一条大汉，那惯冲第一阵的牛头马面双足高飞而起，远超城墙。他身長十尺，束发金冠，身穿银镜龙鳞甲，这是“西凉小吕布”，他来招魂了啊！

眼看韩毅拔身而起，第一个飞上城头。朝廷守军源源不绝抢上，百来面钢盾竖立面前，盼能挡下一击。韩毅哈哈大笑，怒吼

英雄志

道：“滚了！”方天画戟奋力直劈，巨响声中，面前钢盾火花四溅，一面又一面盾牌脱手飞出。守卒虎口破裂，再也使不出气力，阿傻像是要发泄心里的怨恨，他单手持戟，拼命向残余盾牌抽打，吼声如雷，刀斩如电。

“冲！杀！冲！杀！”那粗如人臂的“方天画戟”在他手中，直似轻巧马鞭般飞舞快急，挥打声与怒喊声此起彼落，须臾间，城墙崩坍，人头齐飞，城头惶队不断，尽是腥红一片。

盾阵烟消云散，除了满地尸首，只剩下一个金鸡独立的男子，兀自仰天狂嚎。

杀红了眼的韩毅，我身与尔曹俱灭，怒苍三大先锋向以此人最勇最悍，只是他总要等到这迷迷糊糊的一刻，方能从傻子变疯子，化身那无慈无悲的凶狠魔将。

大敌当前，魔军大将低吼一声，斜目望向残余士卒，他的眼神很清楚，他要血洗襄阳。

“来人！挡住他！挡住他！”朝廷守将连声指挥，千名兵卒急来应援，可那城头地势狭窄，无法以箭弩伤敌，小吕布左冲右突，似虎食羊，朝廷人数虽多，却已无法组为阵式，几名副将奋起胆气，拼命来挡，可怜诸人还未冒死冲锋，便听一声暴雷大吼：“吾乃西凉小吕布！孰敢当吾！”

小吕布凄厉惨叫，再次向前冲杀，奋力一戟斩过，面前无数敌兵飞滚出去，霎时已收下十来条性命。他怒气不消，转身一脚踢出，油锅受了滔天大力，正正飞撞敌军之中。沸油倾倒，数十名兵卒凄声嚎叫，一个个滚倒在地。

小吕布杀红了眼，他提起右臂，方天画戟当头砸下，这一砸会抽死丈八方圆内的所有兵卒，运气好的会给刀刃切成两半，运气差的会给压断脊椎，终身残废。

方天画戟抽下，四下卷起一股烈风，小兵小卒抱头跪倒，全数鸣噎哀哭。将死之际，忽听一声闷响传过，杀人凶器赫然凝住了。